



立春 Spring begins

雨水 The rains

惊蛰 Insects awaken

春分 Vernal Equinox

清明 Clear and bright

谷雨 Grain rain

立夏 Summer begins

小满 Grain buds

芒种 Grain in ear

夏至 Summer solstice

小暑 Slight heat

大暑 Great heat

立秋 Autumn begins

处暑 Stopping the heat

白露 White dews

秋分 Autumn Equinox

寒露 Cold dews

霜降 Hoar-frost falls

立冬 Winter begins

小雪 Light snow

大雪 Heavy snow

冬至 Winter Sols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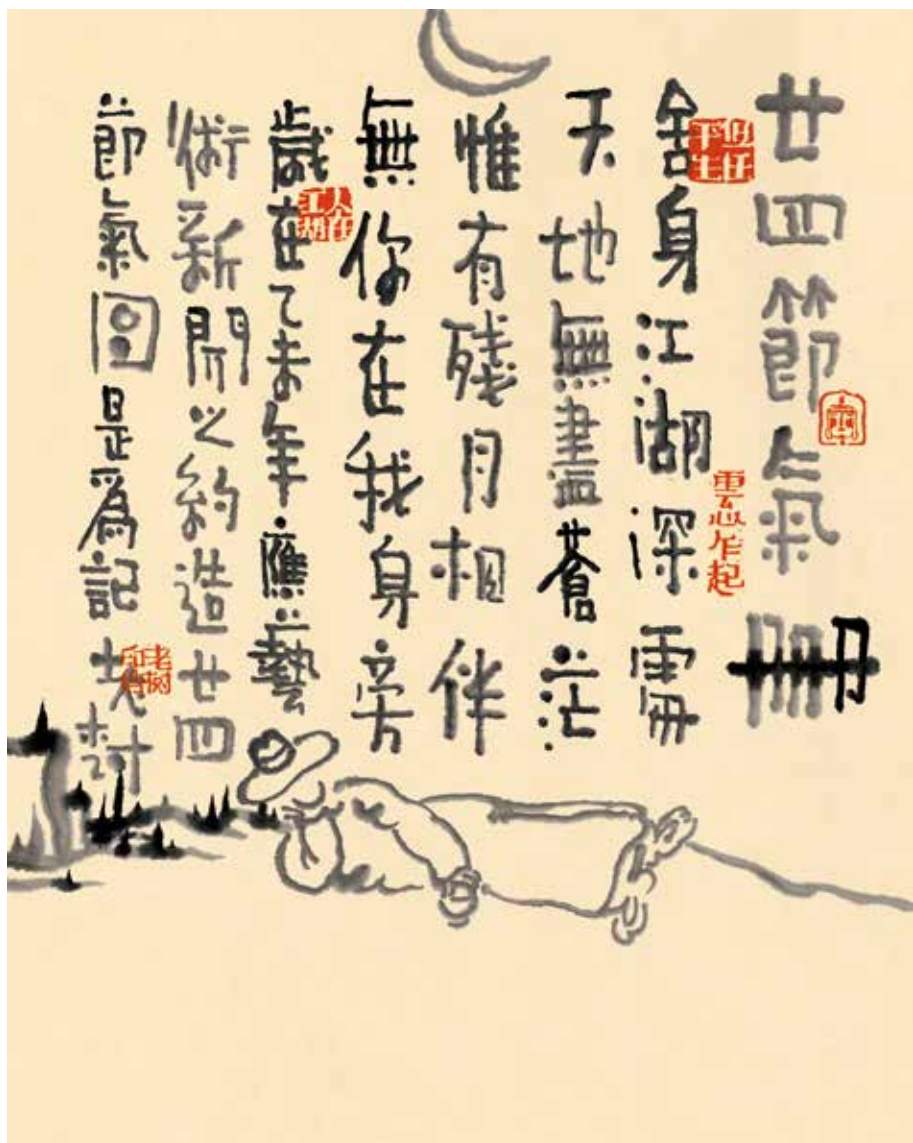
小寒 Slight cold

大寒 Great cold





造画记



【一】

2015年，受《艺术新闻》网络版之托，画了一套有关廿四节气的画。其实早就想画这么一套画。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自己打小在山东农村山里长大，日常生活和劳作，四季，乃至廿四个节气的现实经验要比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直接和深刻一些。比如，谷雨后，小孩子就可以到山野里去捉蝎子卖钱。清明后，才可以刨柴胡来做草药。小时候在农村上学，没有放暑假这一说，只放麦假和秋假。小满再过几天，可以在地里烧麦子吃。吃它几回，学校就该放麦假了。放了麦假就是芒种。大人前面割麦子，小孩子跟屁股后面拾麦穗儿，晚上回家可以吃到新麦面蒸的大馒头，就着地里拔来的新鲜大蒜。秋天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自然就要放秋假。秋假放得时间很长，差不多要两个月。收玉米，割谷子，伐高粱，种麦子，收地瓜。霜降了，早晨起来，新生的麦地里，道路旁，



铺一层白色的霜花。这个时候就是拔萝卜和大白菜，因为要“霜”一下，这些菜才会好吃。这些活儿都是要小孩子来做的。一众孩子在地里吵吵嚷嚷打打闹闹，大萝卜扔来扔去。头顶上，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呱呱叫着朝南方飞去。

就像一头已经习惯了什么时节做什么事、吃什么东西的野生动物一样，节令已经成为自己心中的一套指令密码和座标。当某个节令快要到来时，总会产生一些期待和兴奋。到底期待些什么，似乎挺具体，其实也说不大清楚。

1979年秋天，背着铺盖卷儿到天津去上大学，这套密码在我心中就开始紊乱起来。一年四季待在城市中的学校里，你要遵守相同的时间，做着同样的事情，每天走着相同的道路，见到同样的人，没有什么差异和变化。节令仿佛突然就消失了，甚至四季都不再那么的分明。只有看到花开的时候，才知道春天到来了。马蹄湖里的荷叶长满了，知道是夏天了。树叶黄了的时候，知道已经是秋天了。下场雪，才意识到身在冬季。你会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粗疏，由此及彼，中间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细节和质感。

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计算着农历的时间，偶尔会跟同学说起：芒种了，我的老家正在收麦子。甚至会写封信，问一下父亲今年的麦子

收成怎么样。过个一周左右，父亲也会认真地回一封信，告诉我今年麦收的状况——尽管他很小就已经进入城市，做着一份跟农民无关的工作。

这个意识尽管已经越来越淡，但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每年的某个时刻，我都会隐约地感觉到某个时节即将到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会在心中看到，山野里的桃花开了，麦子青了，枝头的杏，坟头的青烟，后园里的艾草，篱笆上的扁豆，落下的果实，飘零的落叶，村道上的雪，房檐上挂着的冰凌，河道柳林中起起落落的乌鸦。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叫作廿四节气的东西，这种细致微妙变化自然的生活在我近四十年的城市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了。

我只是在画自己的一个梦。

【二】

接下来这档子活儿，就得来回地琢磨。

看了不少资料，包括看了不少古代人画的有关廿四节气的画。知道了几件事：

一是，历代的皇帝都挺重视这个节气的事，请过不少画家画成画，然后再找些版画匠人刻版，刷印成册。做《读库》的老六就送过我这么一套，





极精美。里面依循节气，男耕女织，送往迎来，捎带着吃吃喝喝，总之，挺忙活。这些版画在当时应该属于教科书一类，用来指导农事及世俗生活，有教化俗众的意思。估计为了画这样一套画，画家得先出个方案，开几次会，接受各位主管领导的审查指导。然后开画，然后不断地依据某位领导的意见修改修改再修改。过个一年半载，终于画完了。最后送到皇帝那儿看看，没大问题了，皇帝老儿给题个字，说是拿去印吧。以当时的印刷手段，估计印量不会太大，顶多会下发到县委书记一级？

二是，廿四节气中谈到的许多事，基本上都是北方中原一带的事儿，跟南方关系不大。比如，小满，主要说的还是北方麦子灌浆时节，将熟未熟之际。再过半个多月，就是芒种，收割了。这在南方，从农事上说，就对应不上。再往更北的北方，比如青海、甘肃、内蒙一带，也对应不上。大概这廿四节气制订之时，南方和更北的北方尚属化外之地，言及农事及百姓生活习俗，尚未以那些区域为参照。

三是，廿四节气并非单纯用来指导农事。不少节气的说辞，只说气候，不及其它。比方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我本来想将这廿四节气都画成与农事有关，琢磨下来，不成。说和写是一回子事儿，画成画是另一回子事儿。难在要有形有象，将每一个节气视觉化。你说大暑了，干什么？按照我在农村的经验，这个节气里，狗热得伸着粉红的舌头趴在大门口喘气。玉米地也锄过三遍了，正在拔

节疯长。没有什么农活儿急着要干。老人们坐树荫下喝茶，壮年汉子们做什么呢？啃西瓜，或者坐门口摇着大蒲扇，发呆。

此外，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行走也方便了，南方，北方，世界各地，到处去。相同节令，不同风物，见得多了。见得多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廿四节气描述一个区域时是有效的。放之四海，就不那么准确了。如何让这个有不少局限性的廿四节气系列画作内容，得到不同地区人们的普遍认同呢？

总之，不容易。

不容易也得画。想各种招儿来画。自己难受自己知道。

到年底，阿弥陀佛！总算是画完了。

【三】

庆幸的是，承蒙《艺术新闻》的朋友看得起，小画按照每个节气陆续地发出来，竟然就有不少朋友喜欢。

喜欢归喜欢，闹心的事跟着就来了。先是有朋友提醒，说是在网上看到不少有关廿四节气小画的复制印刷品，问是不是我授权做的。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各处看到了这套画的复制品，打电话来说，竟然有几百家网店在出售中。我也竟然在杭州一家酒店里看到了。复制品极为粗陋，色彩严重失真，显然是制作者从我微博上下载小数据





图片，然后再处理打印的结果，因为我从未授权任何人复制这套画作，所以亦未向任何人提供有关这套画作的高清大数据文件。

起初不在意，觉得人人要吃饭，都不容易。但将画作复制成这个模样儿，看着也确实尴尬。有朋友就指点着说了，你何不自己出面复制一套高品质的廿四节气系列画作，一来满足许多朋友对这套画作的兴趣，二来以其近乎原作的品质正一正视听。

值得考虑。此前，我做过十几年的图书出版，对印刷技术不陌生。期间也接触过高仿品的制作技术。但在国内找到一家信得过的制作工艺上好的机构来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夏初，在宜兴做陶器的葛昊翔兄处遇到了夏良。夏兄安庆人，主业是做各种器物的设计包装，在江湖上是见过世面的人。看到他为昊翔兄做的桐木材质的茶器包装，简单朴素，了无夸饰，有点无印良品的意思，正是我喜欢的样子。一起说起我要做廿四节气高仿复制品的事，夏兄当即推荐两位业内高手操办此事，并言及他们种种事迹。一来地去，就说定了。

逾数日，我与工作室小宋携廿四节气原作 49 张（24 张画作，24 张题诗，1 张跋文）自北而来。夏兄再从安庆出，于常州会合。至某某兄弟处，以滚筒电分扫描的方式，将原作处理成可用作高清复制的大数据文件。

凡三日，事毕。夏兄转赴扬州主理数据后期处理及复制打样事宜。众

人就散了。

期间，电话打过来，又打过去，各种商量与协调。夏兄说专门为这批复制品制作了几种宣纸，力求接近原作用纸的质感，又要利于机器的印刷复制。我说，各种宣纸都可一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力求接近原作才好。

越半月有余，夏兄忽然就到了北京。工作室见到，不说别的，茶亦顾不上及喝，就将十几种打样在大桌子上摊开。

没的说。拿出原作来仔细比较，复制品用笔的清晰锐利程度，色彩的饱和度，整体的清透感，都恰到好处。水墨题诗用笔的浓淡干湿，几可乱真。比过来比过去，最终确定以其中一种与原作最为接近的打样为标准，夏兄揣了，当日赶回扬州，接着干活儿去了。

此后，夏兄再次来京，带来包装的桐木匣子，帆布口袋，就设计制作方案来回协商，也是——一定了下来。

高兴。活儿做到这个程度，才像个样子，才对得起喜欢廿四节气这套画的朋友，当然，也才对得起自己费的那些劲。没有什么可说的，唯有感谢夏良兄和参与过这档事儿的其它几位朋友的良苦用心和专业精神。

说实话，我已经许多年没有遇见这样诚朴用心的人了。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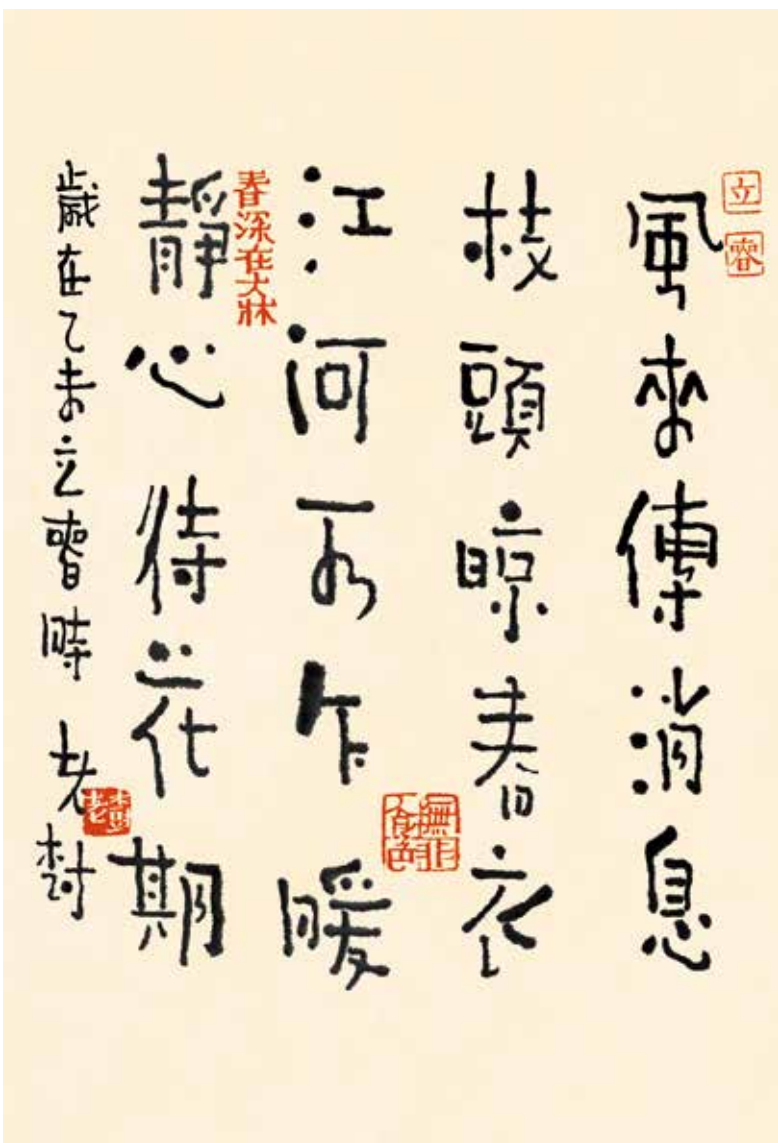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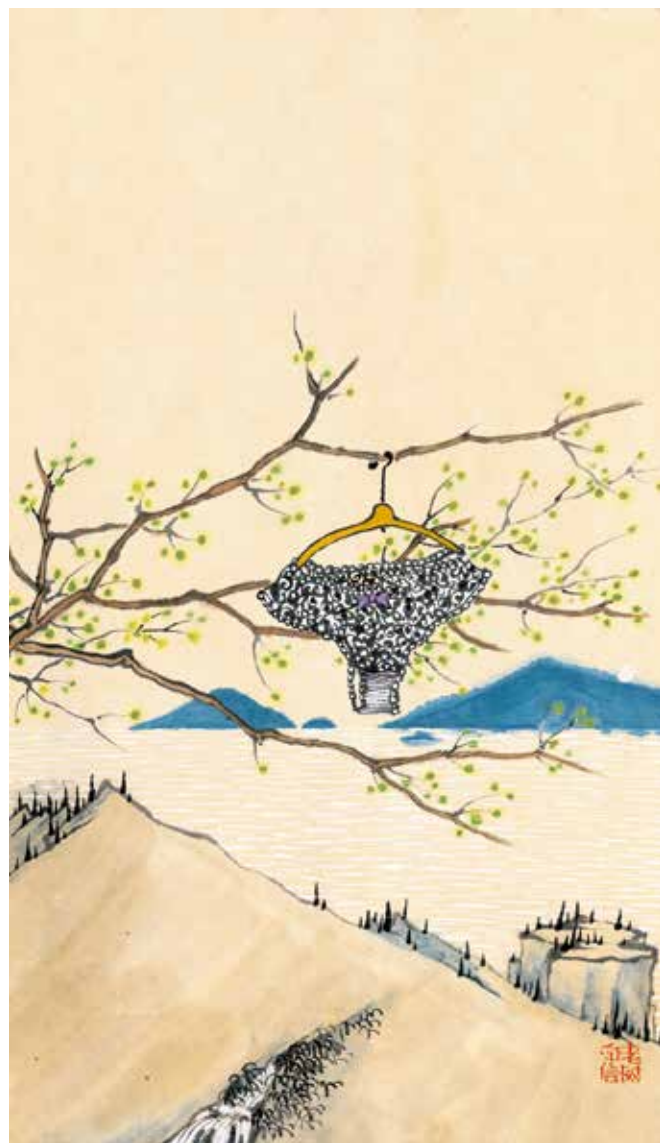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风来传消息

枝头晾春衣

江河水乍暖

静心待花期

立春

SPRING BEG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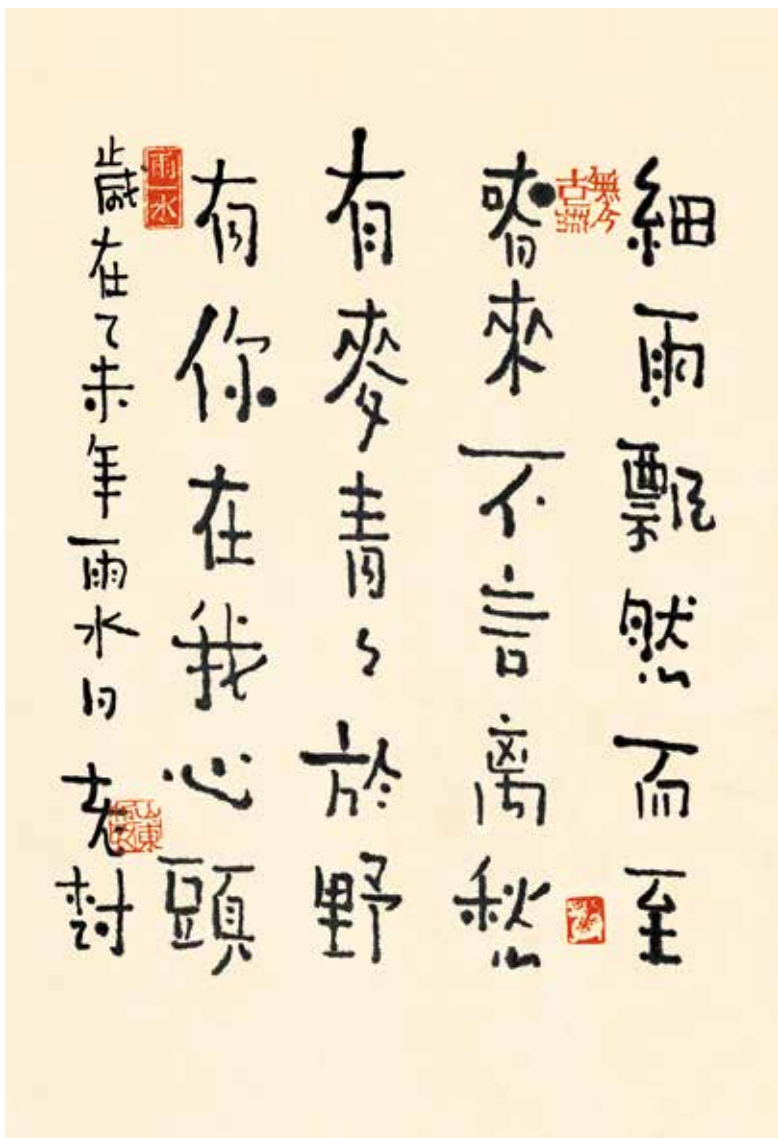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细雨飘然而至

春来不言离愁

有麦青青于野

有你在心头

雨水

THE RA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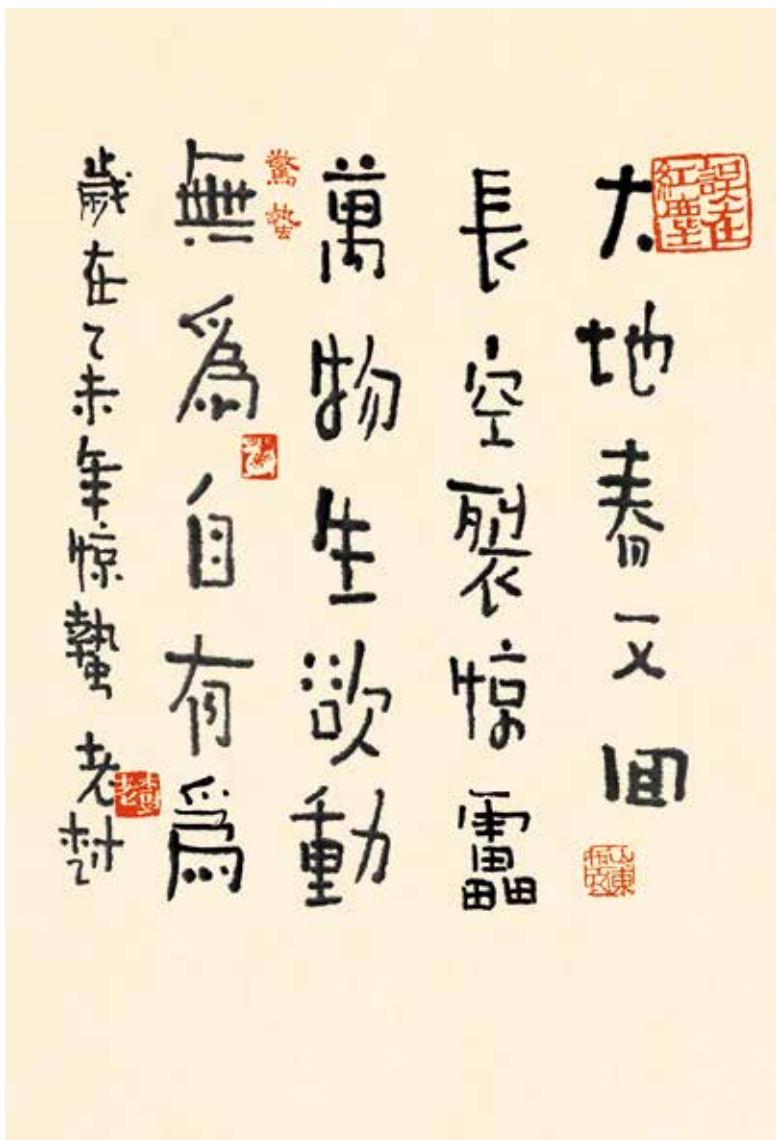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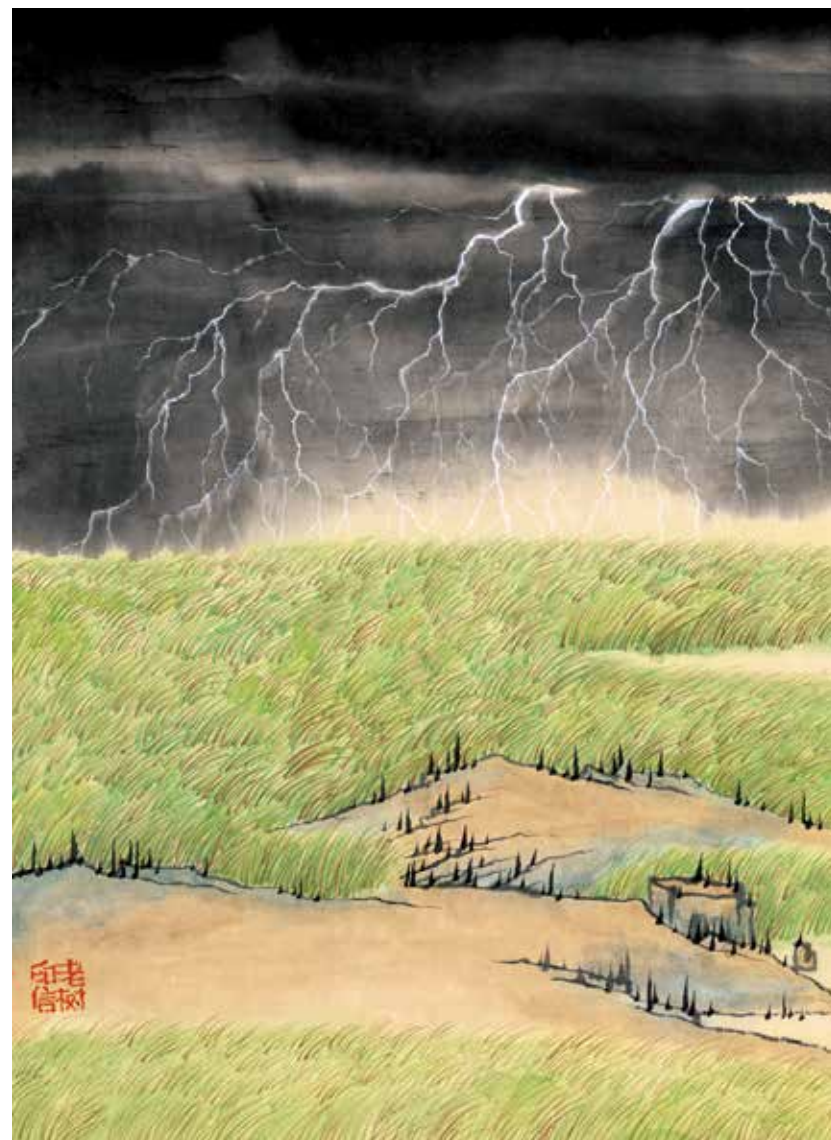








廿四
THE 24 SOLAR TERMS
节
气



大地春又回
长空裂惊雷
万物生欲动
无为自有为

惊蛰
INSECTS AWAK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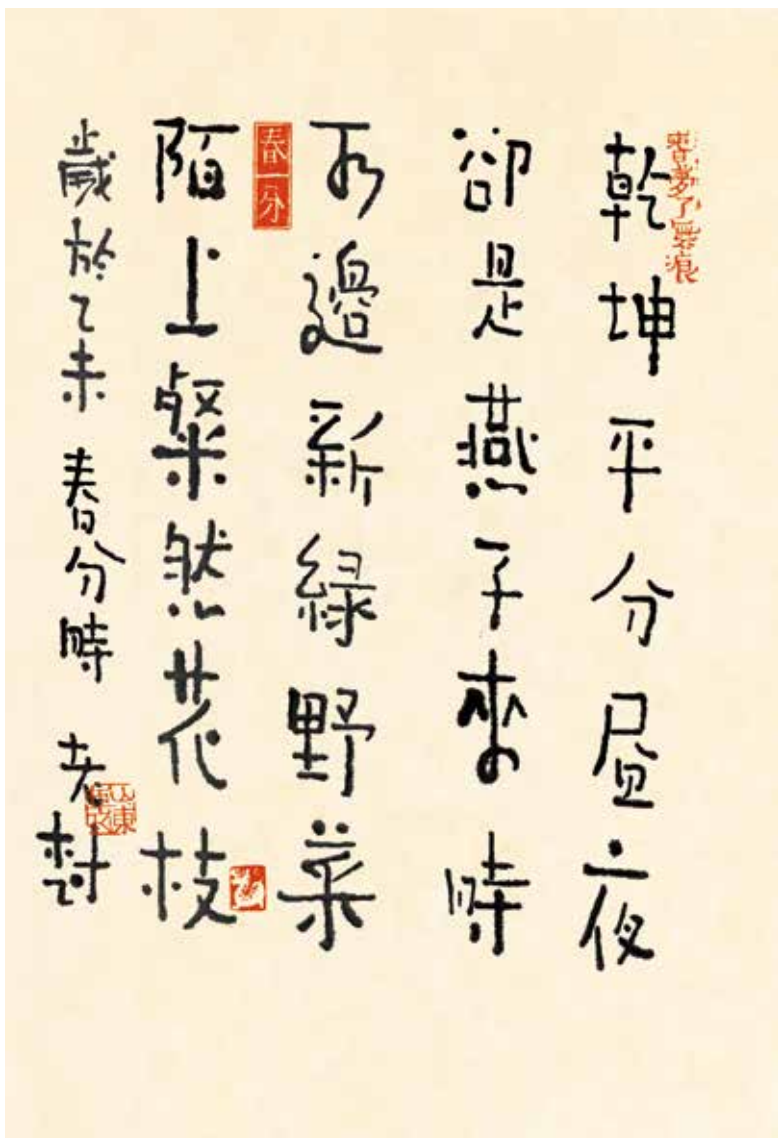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乾坤平分昼夜

却是燕子来时

水边新绿野菜

陌上粲然花枝

春分

VERNAL EQUINO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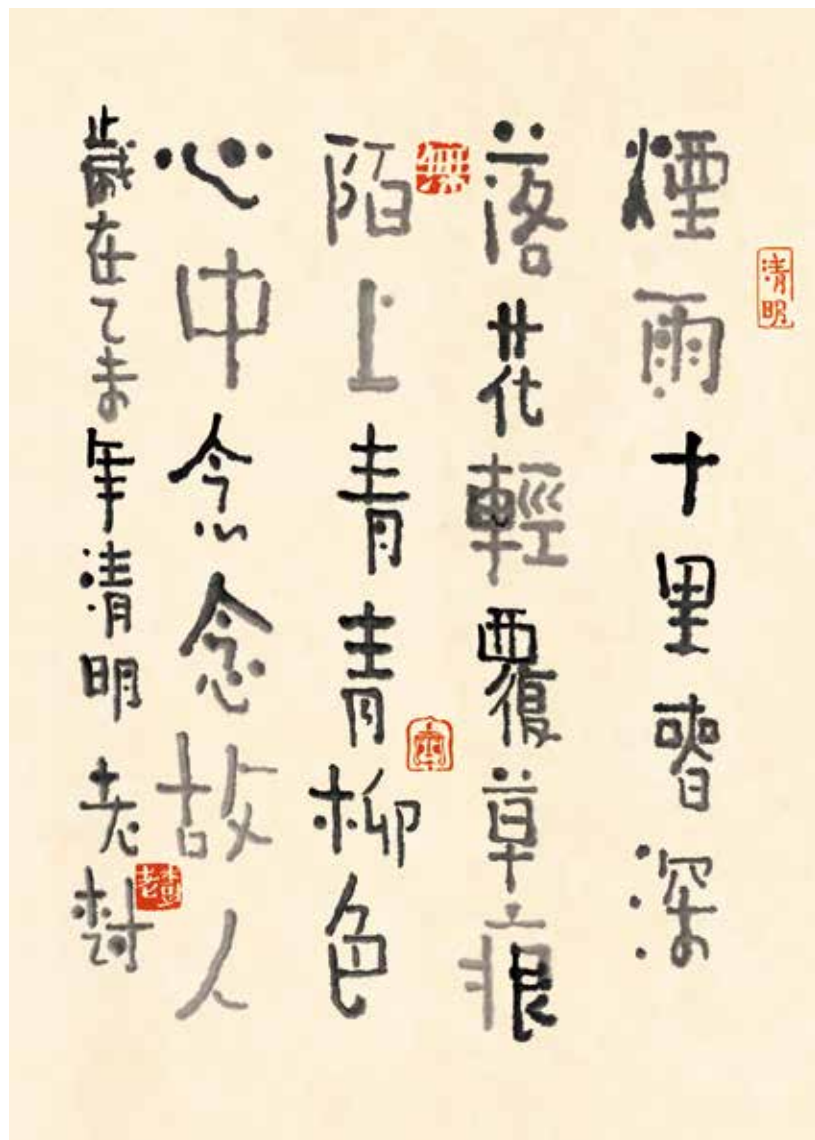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烟雨十里春深

落花轻覆草痕

陌上青青柳色

心中念念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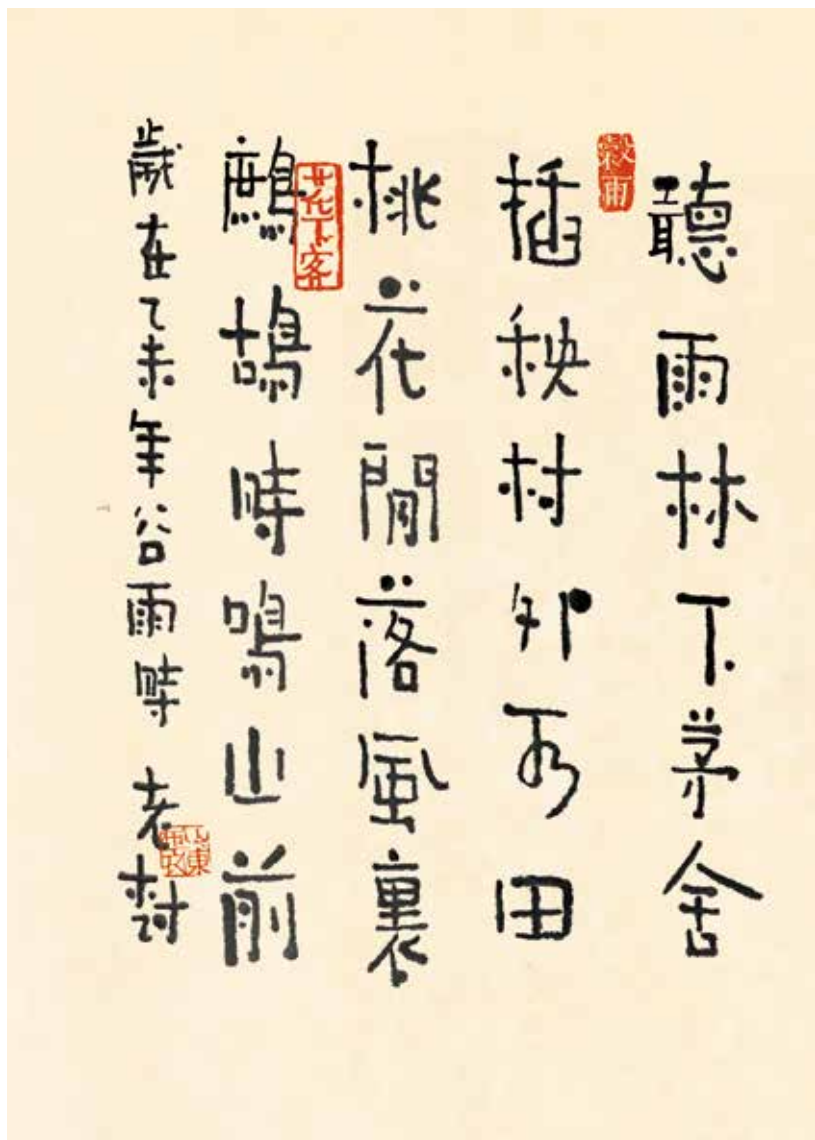
清明

CLEAR AND BRIGHT









听雨林下茅舍
插秧村外水田
桃花闲落风里
鷓鴣时鸣山前

谷雨
GRAIN R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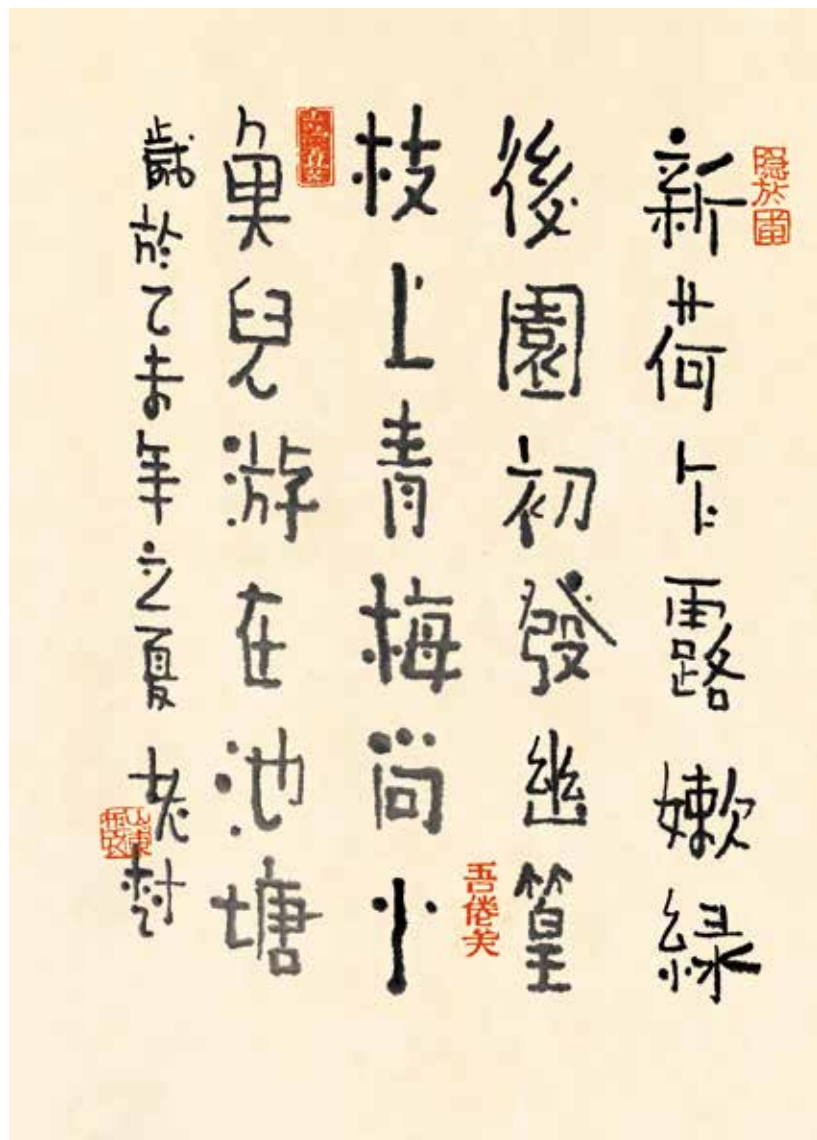








廿四
THE 24 SOLAR TERMS
节
气



新荷乍露嫩绿

后园初发幽篁

枝上青梅尚小

鱼儿游在池塘

立夏

SUMMER BEG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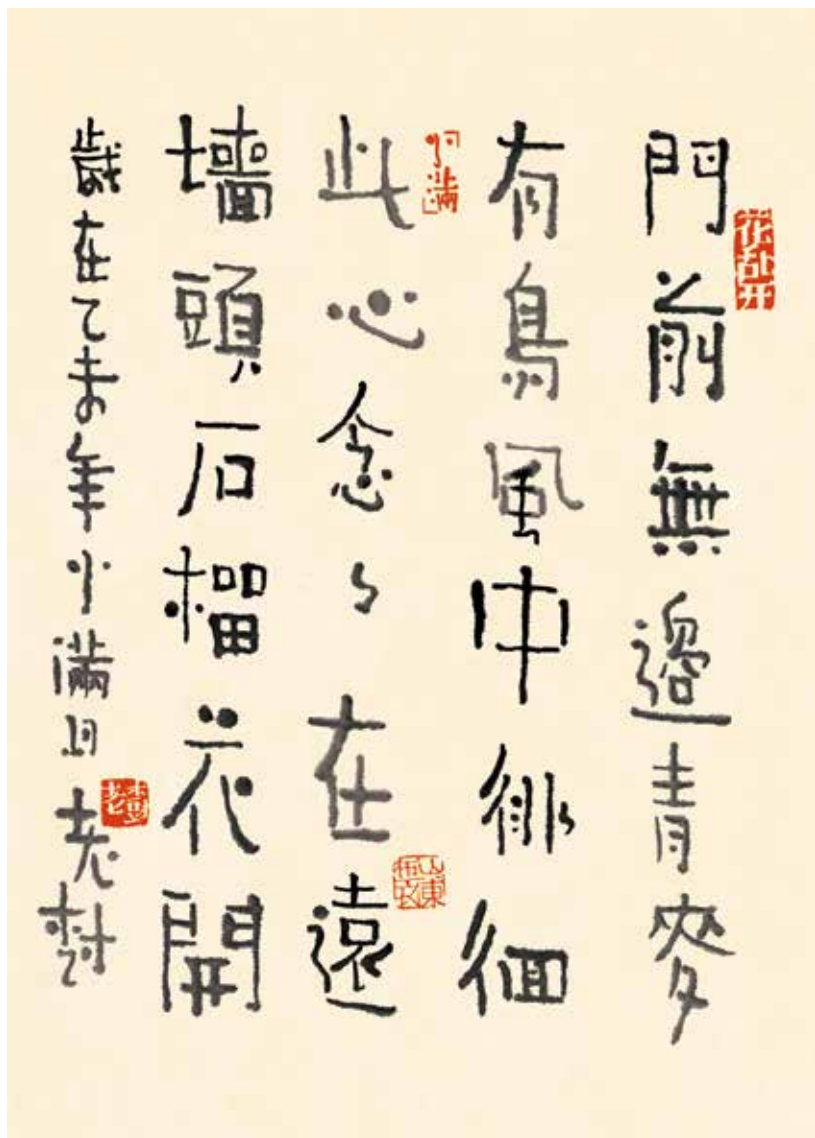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门前无边青麦

有鸟风中徘徊

此心念念在远

墙头石榴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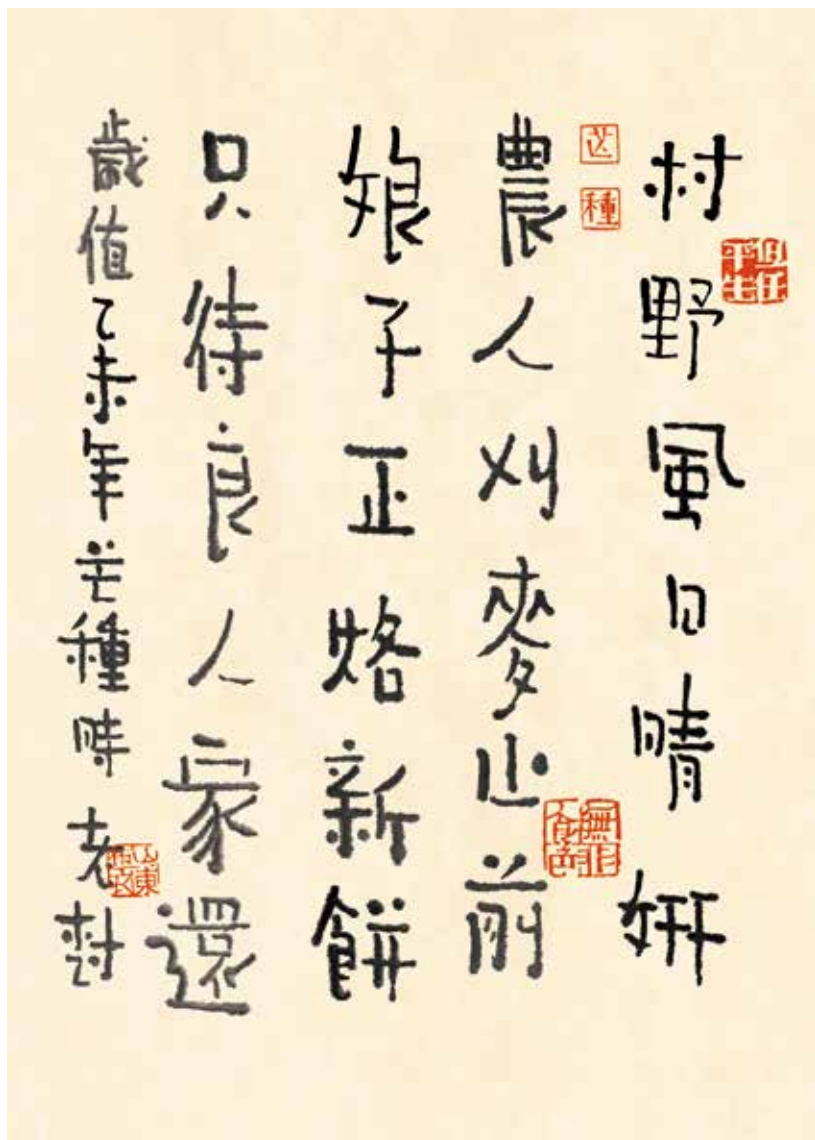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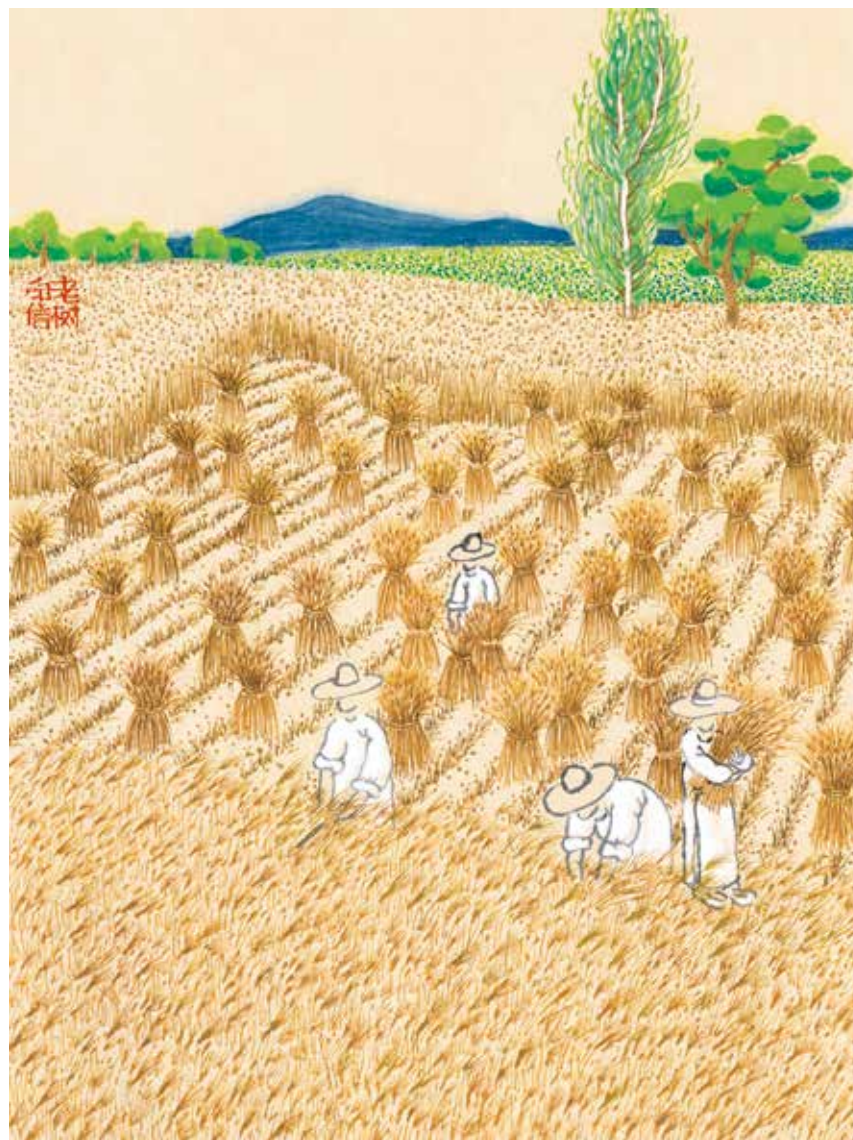
小
满

GRAIN BU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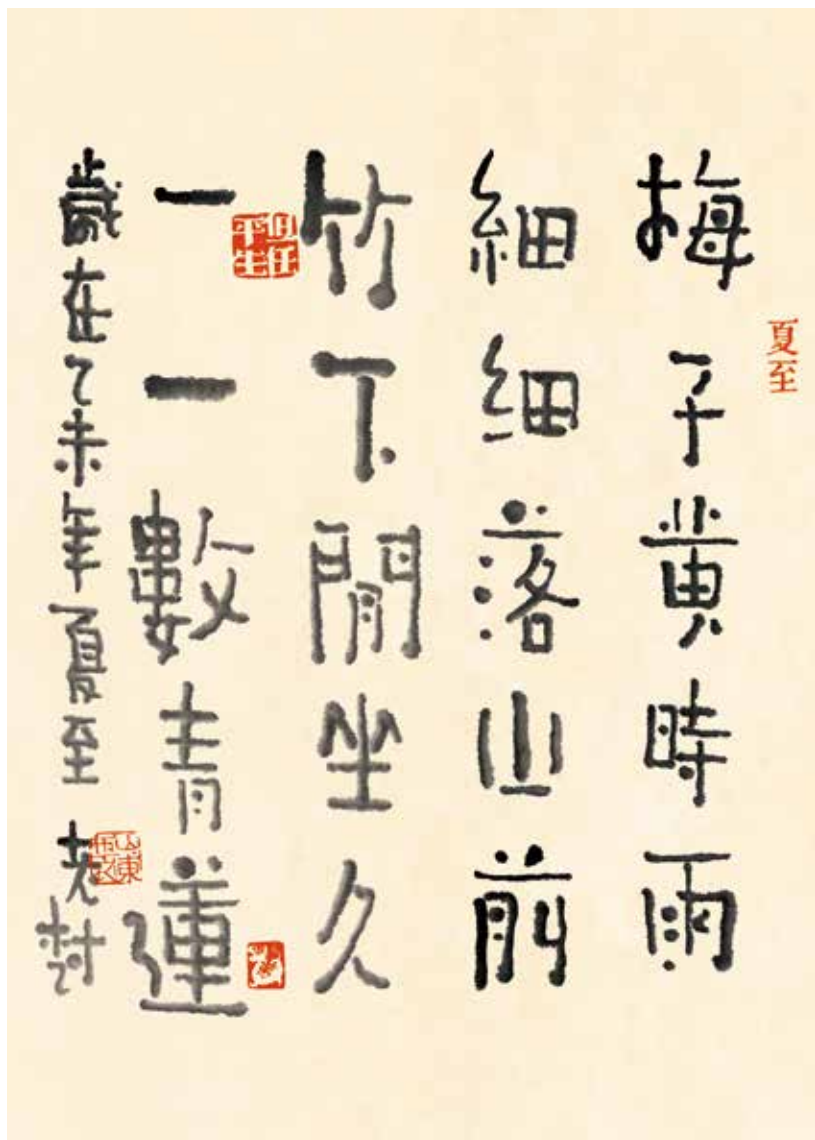
村野風日晴妍
農人刈麥山前
娘子正烙新餅
只待良人家還

芒種
GRAIN IN EAR









梅子黄时雨

细细落山前

竹下闲坐久

一簟青莲

夏至

SUMMER SOLS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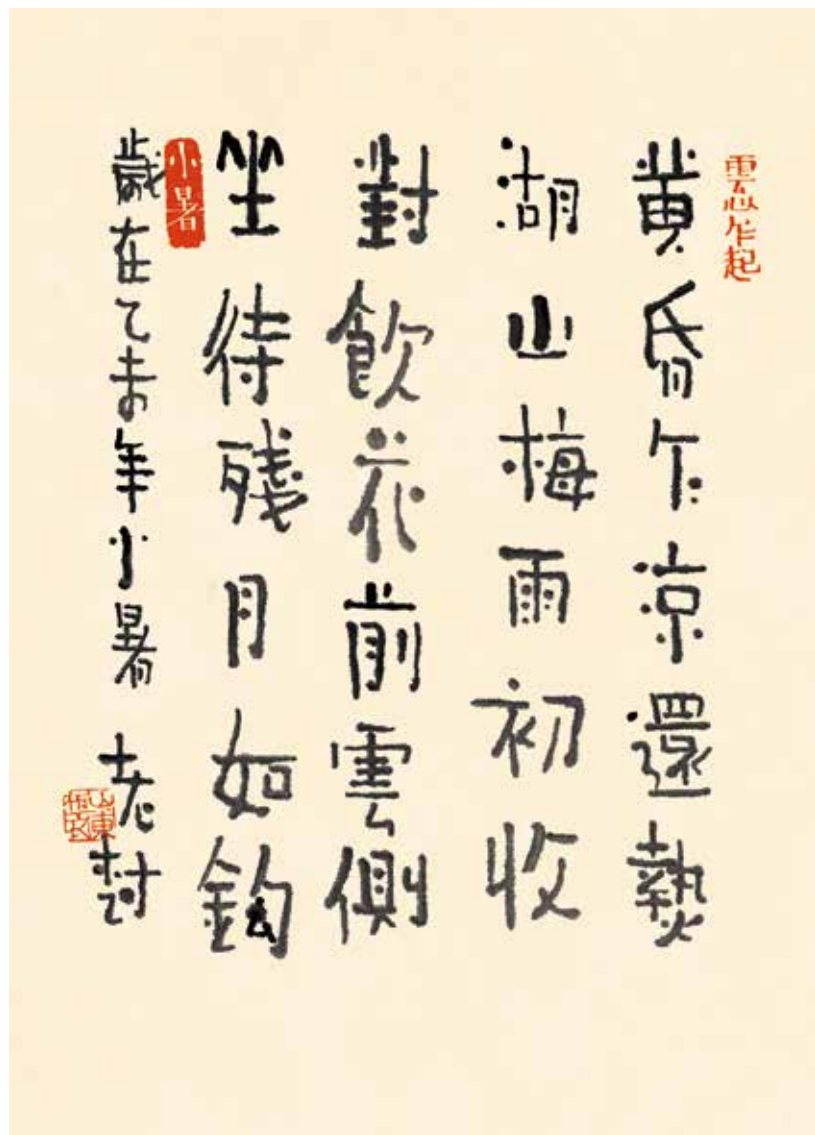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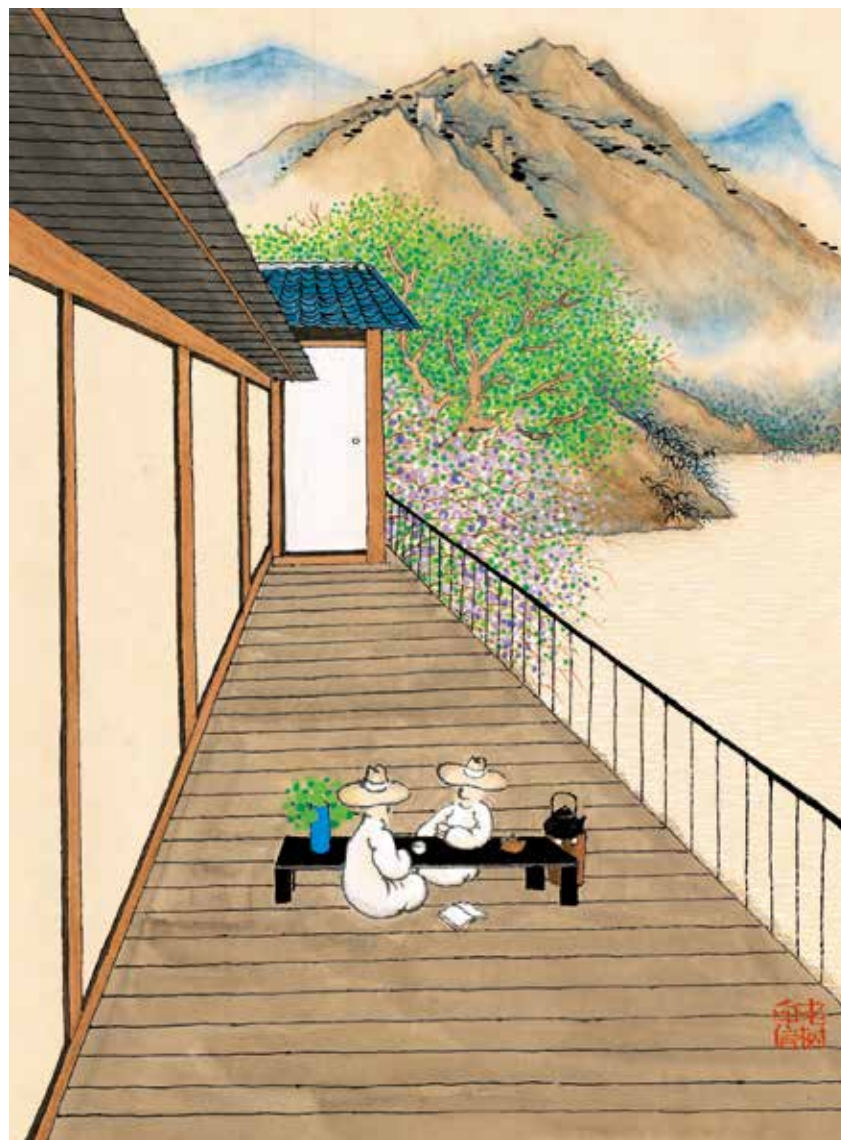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黃昏乍涼還熱
湖山梅雨初收
對飲花前雲側
坐待殘月如鉤

小
暑
SHU H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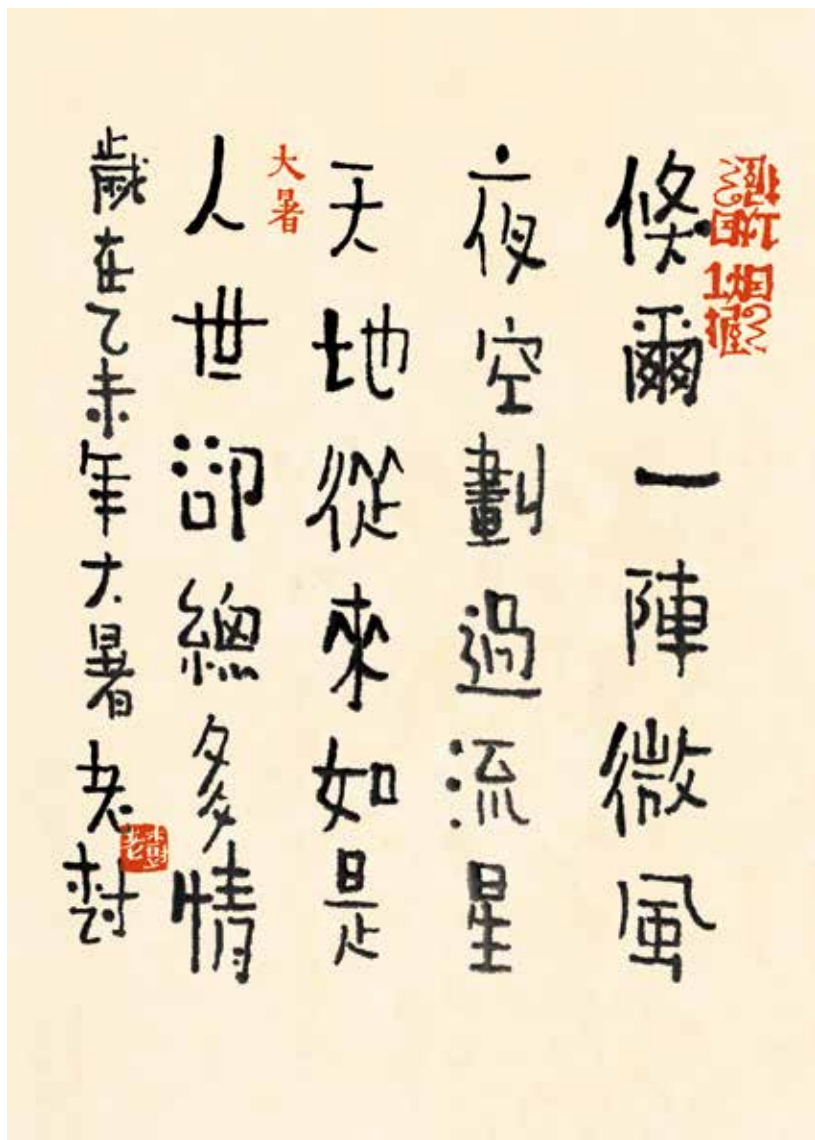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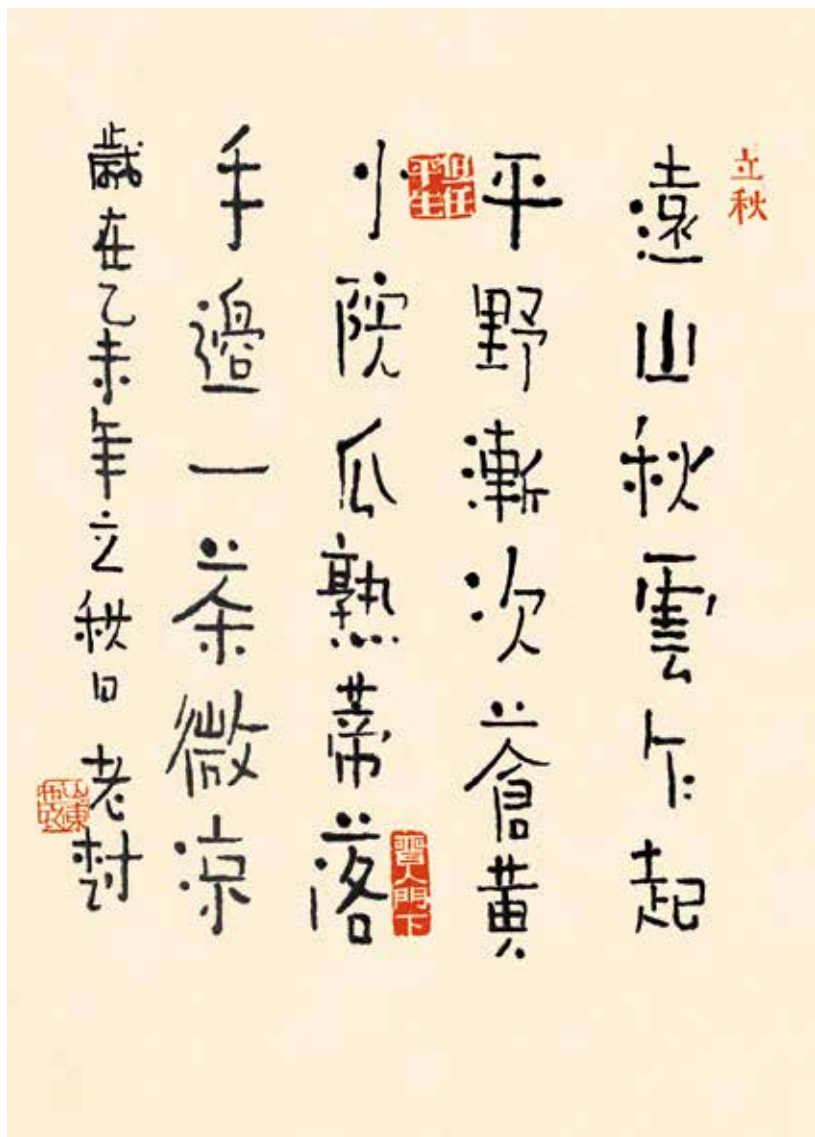
倏尔一阵微风
夜空划过流星
天地从来如是
人世却总多情

大暑
GREAT HEAT









远山秋云乍起
平野渐次苍黄
小院瓜熟蒂落
手边一茶微凉

立秋
AUTUMN BEG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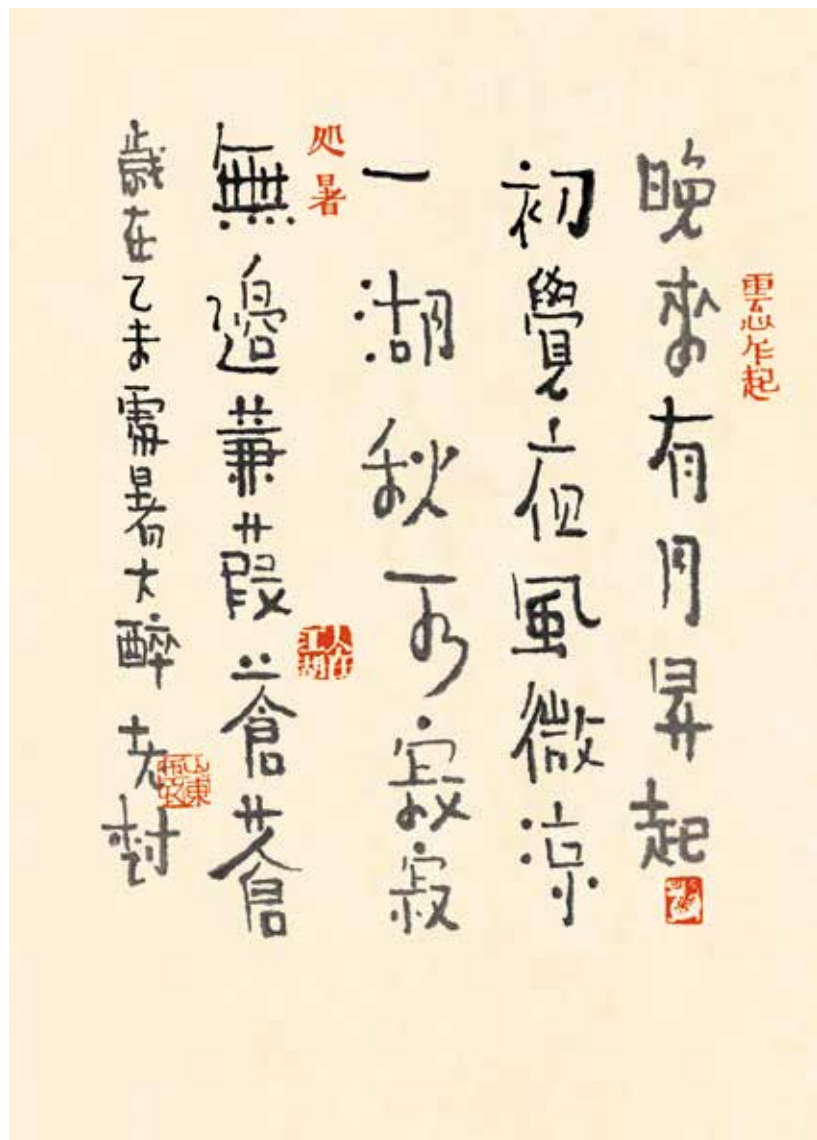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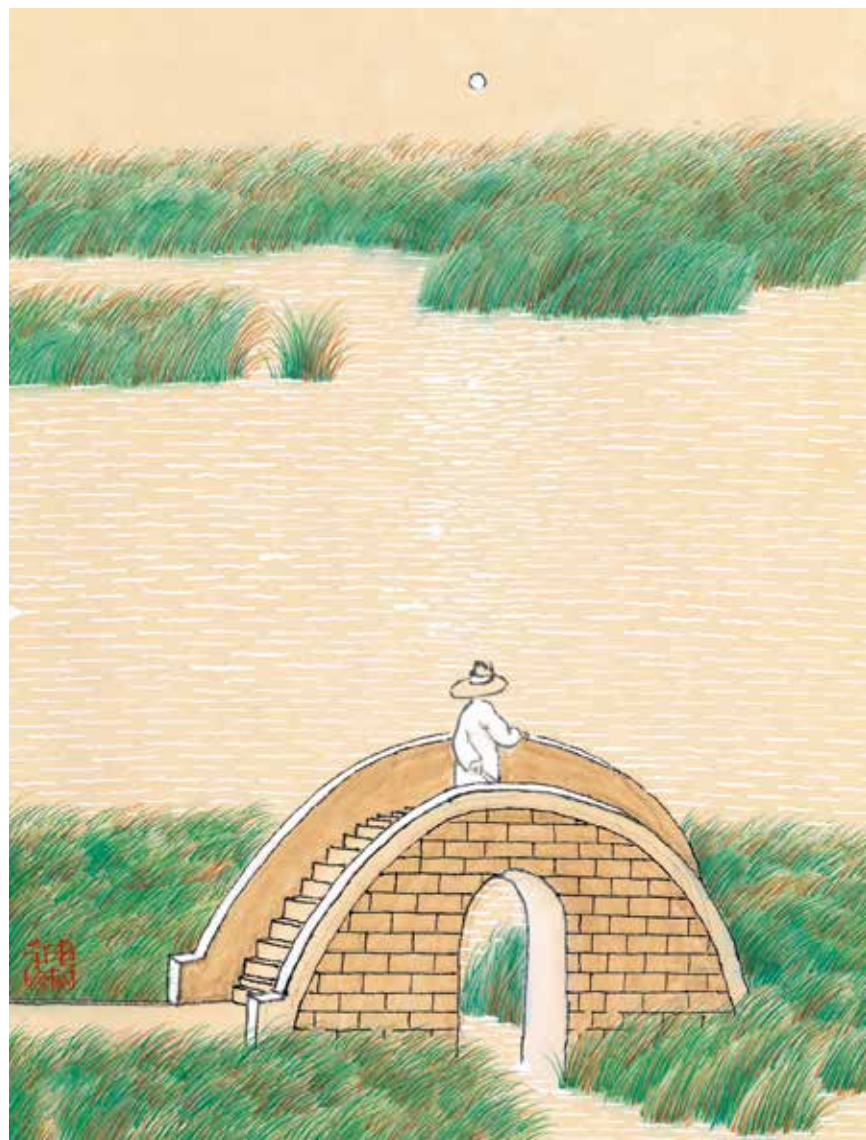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晚來有月升起

初覺夜風微涼

一湖秋水寂寂

无边蒹葭苍苍

处暑

STOPPING THE H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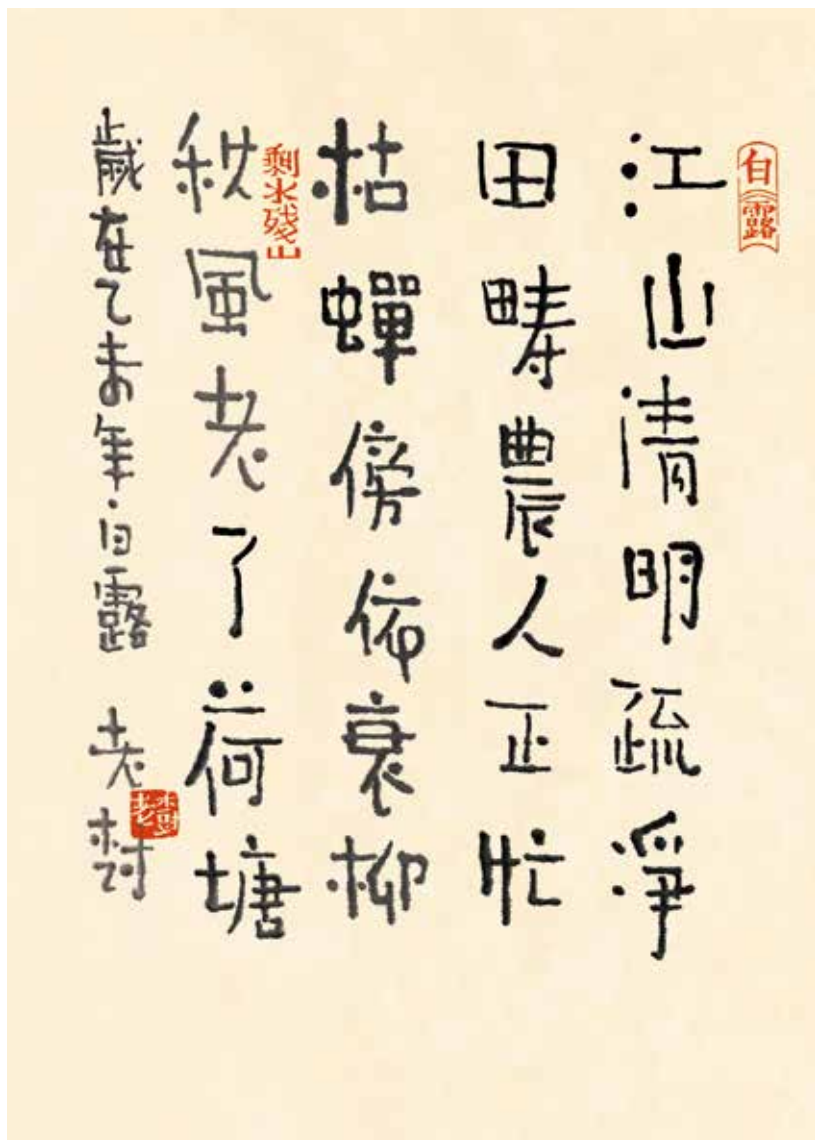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江山清明疏净

田畴农人正忙

枯蝉傍依衰柳

秋风老了荷塘

白
露

WHITE D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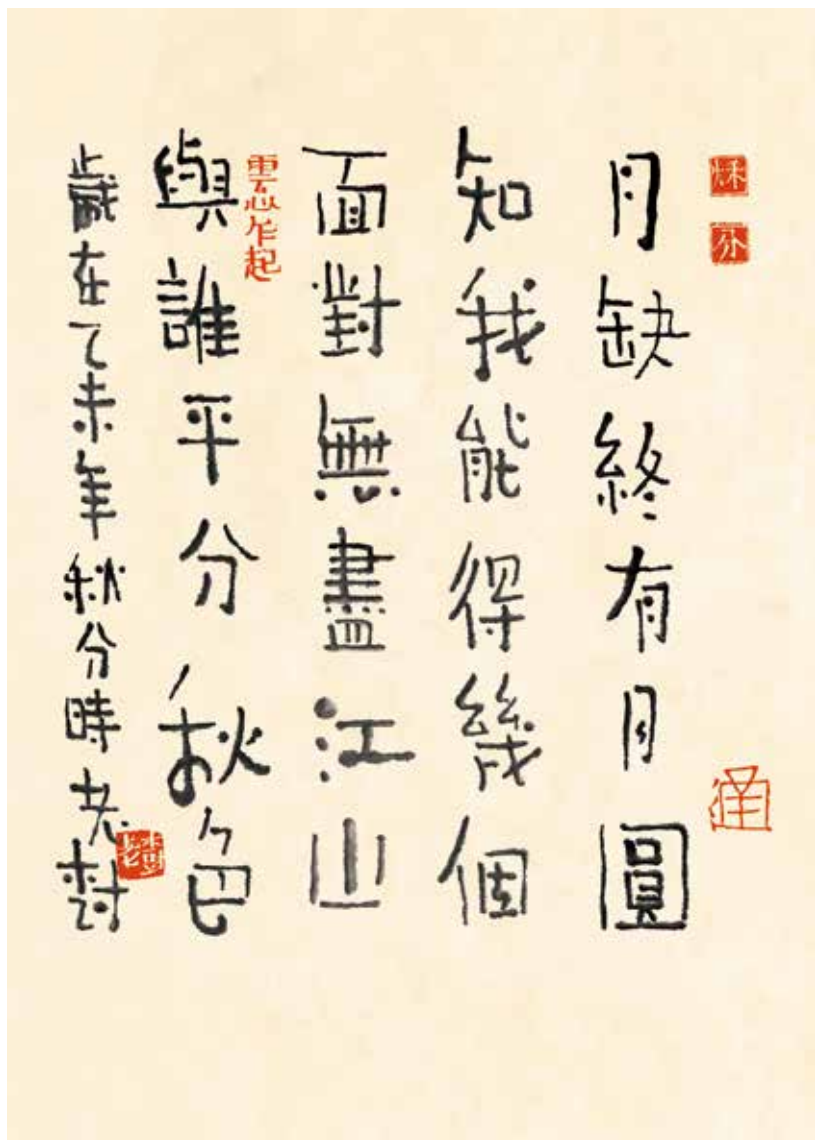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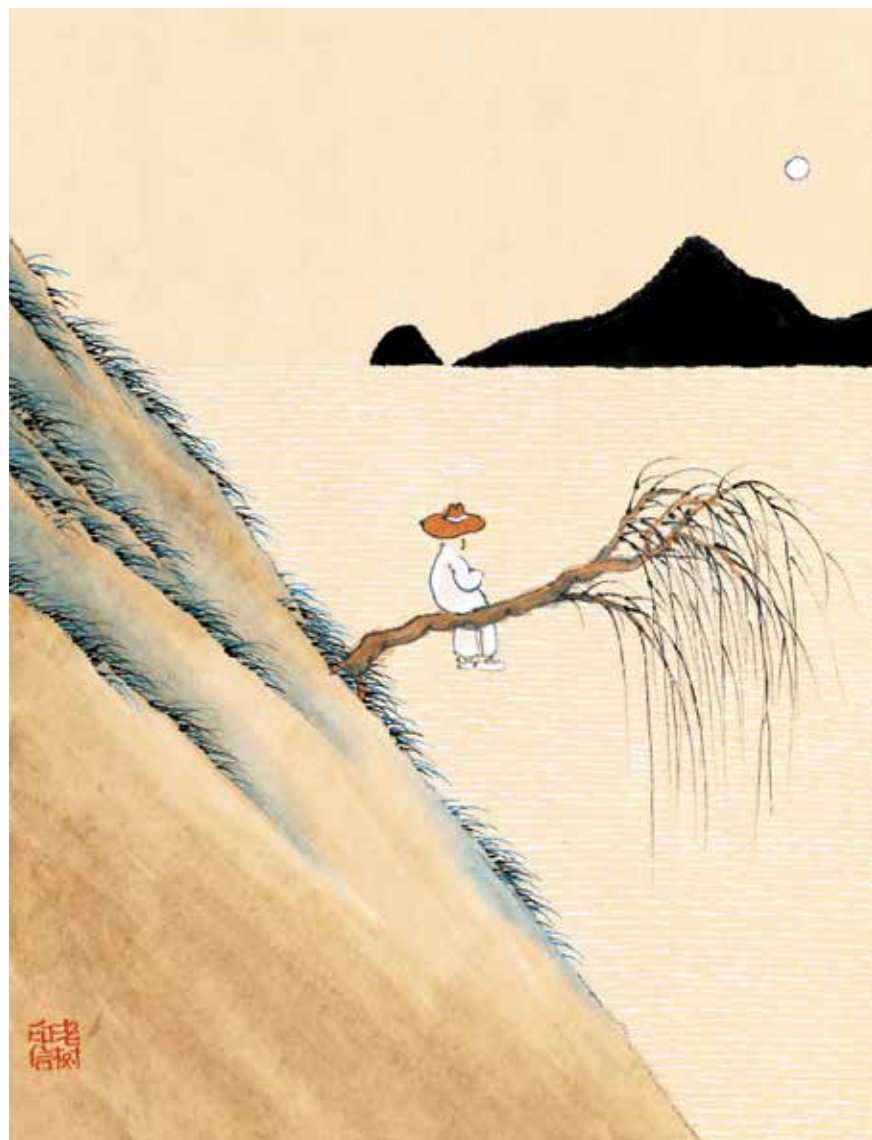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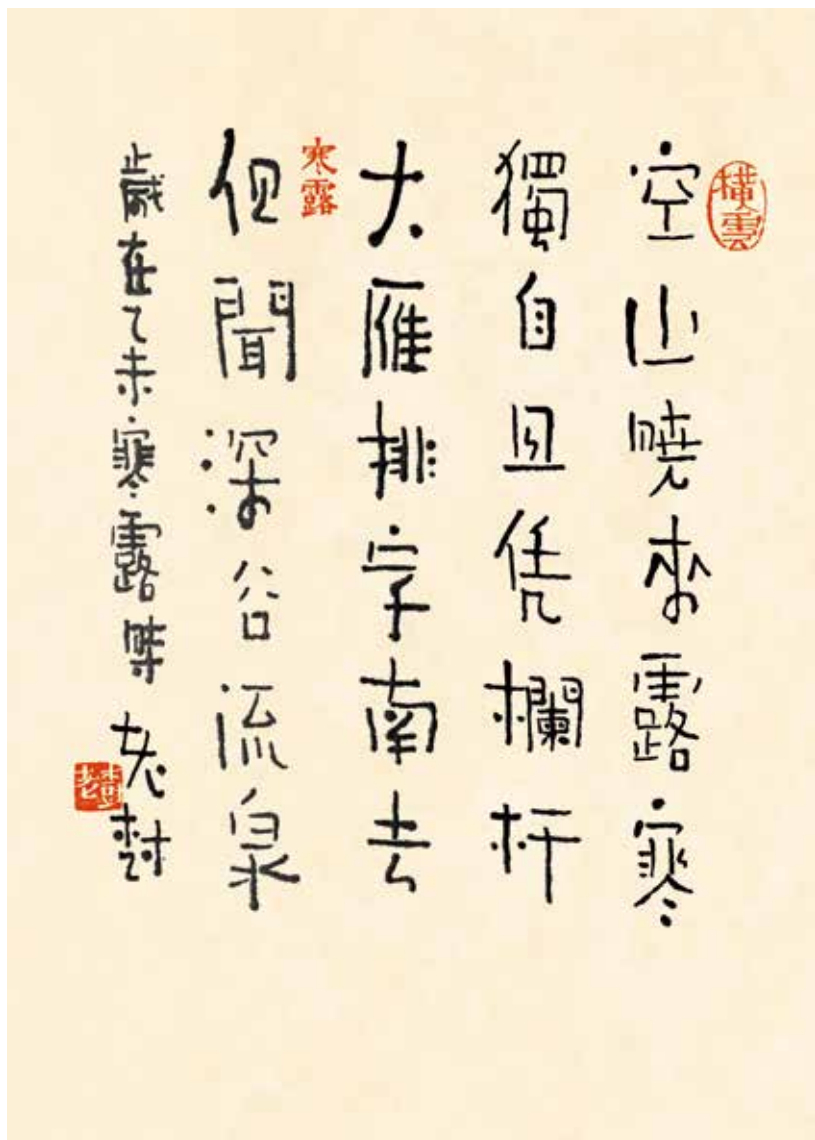
月缺终有月圆
知我能有几个
面对无限江山
与谁平分秋色

秋分
AUTUMN EQUINOX









空山晓来露寒

独自且凭栏杆

大雁排字南去

但闻深谷流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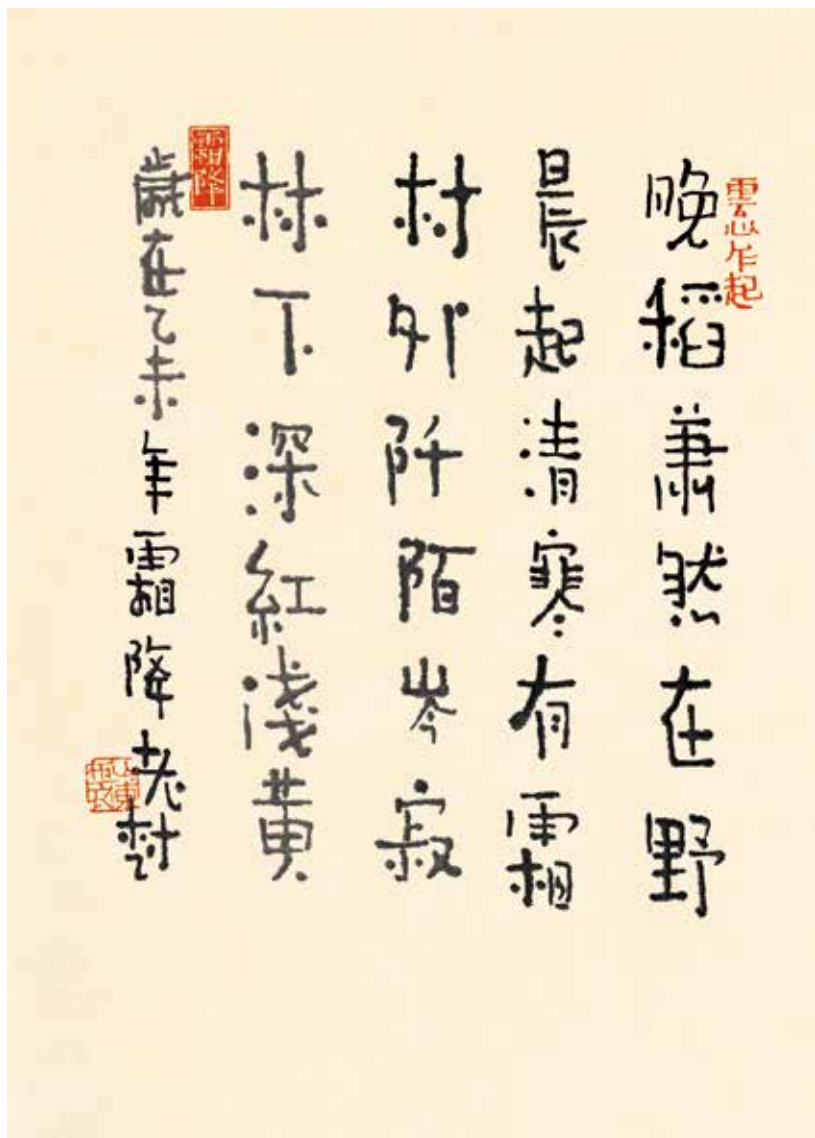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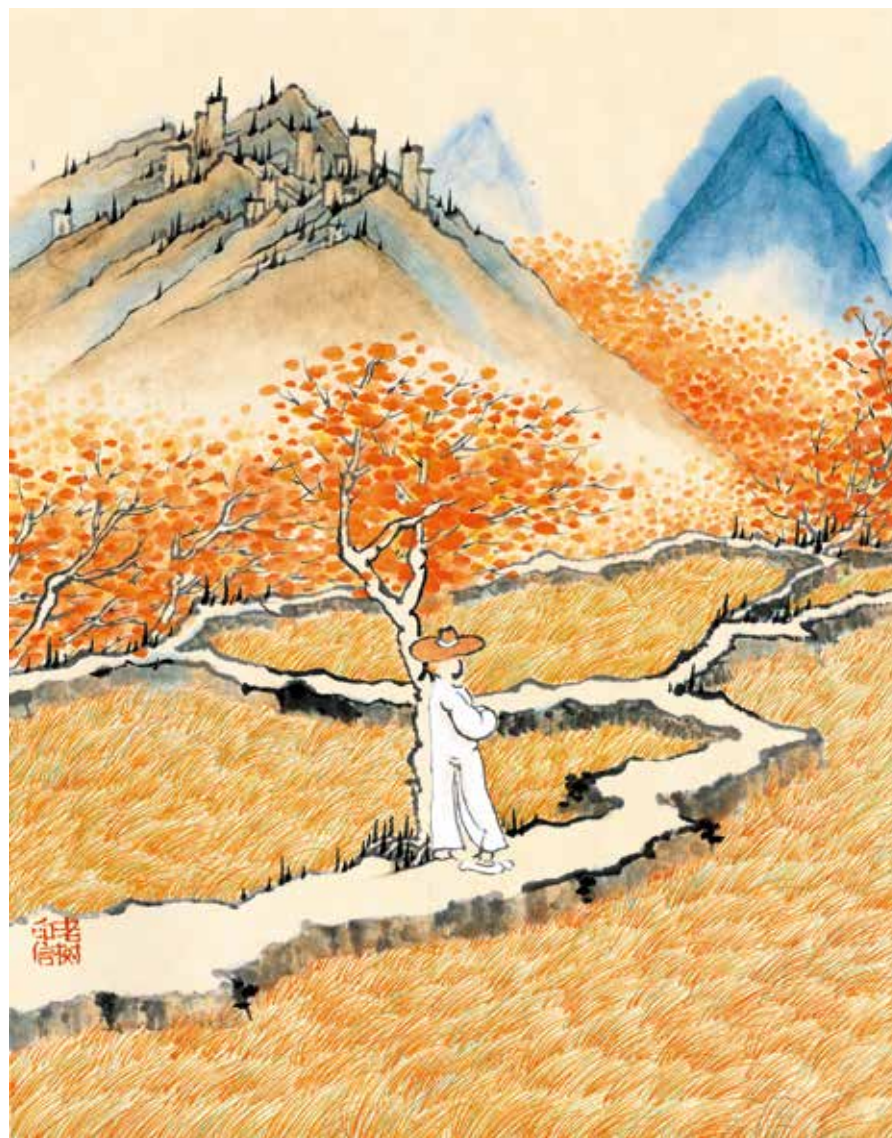
寒
露

COLD DEWS









晚稻萧然在野

晨起清寒有霜

村外阡陌岑寂

林下深红浅黄

霜

降

HOAR-FROST FA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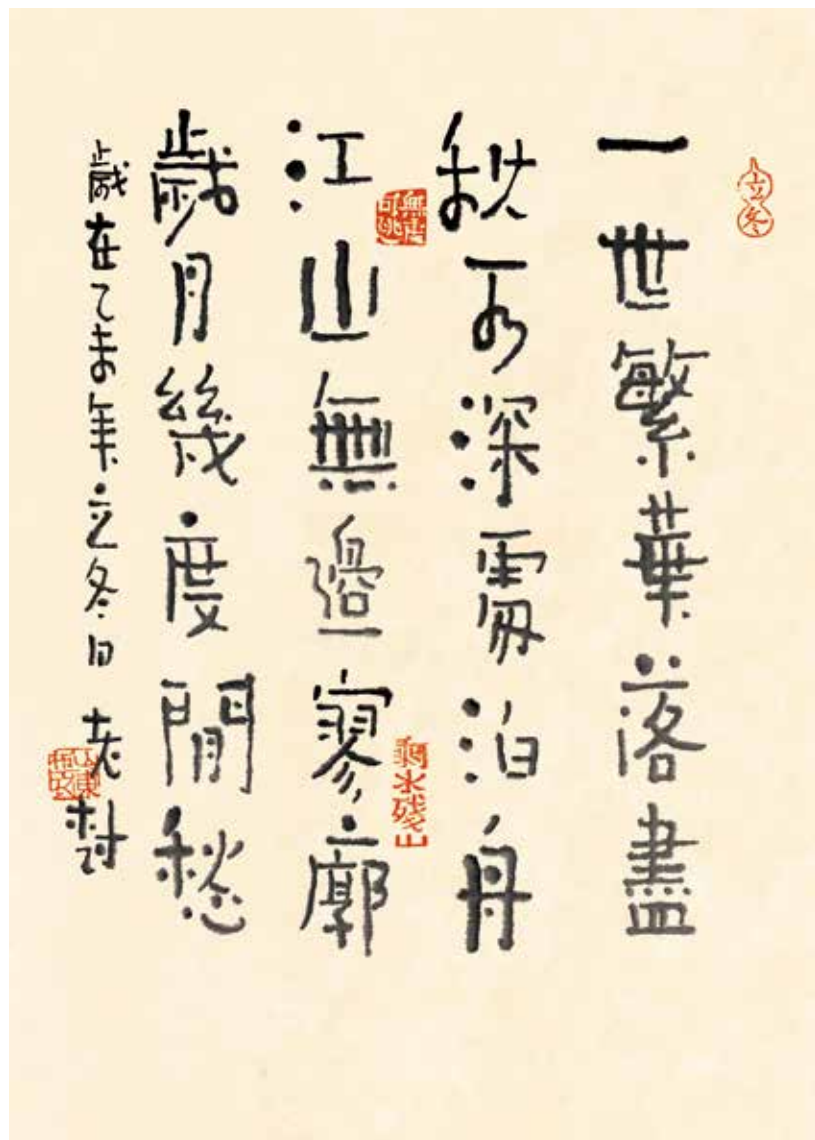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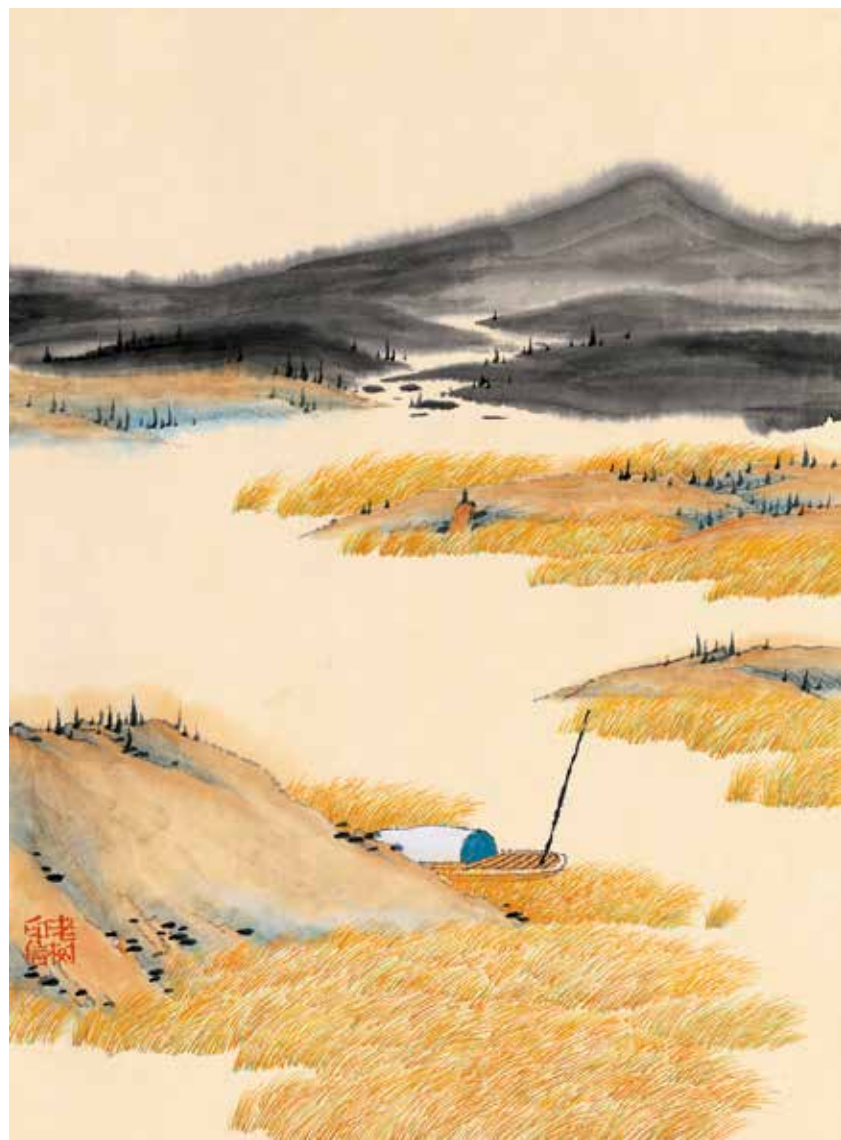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一世繁华落尽

秋水深处泊舟

江山无边寥廓

岁月几度闲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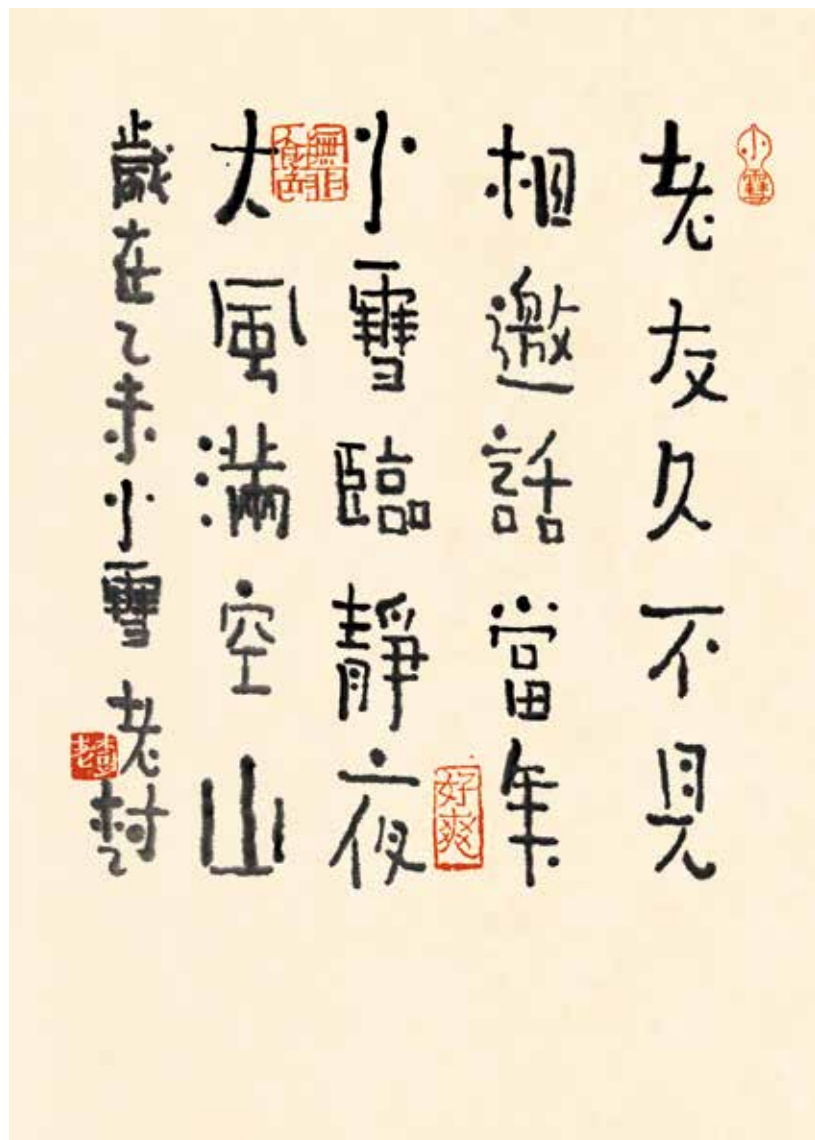
立冬

WINTER BEG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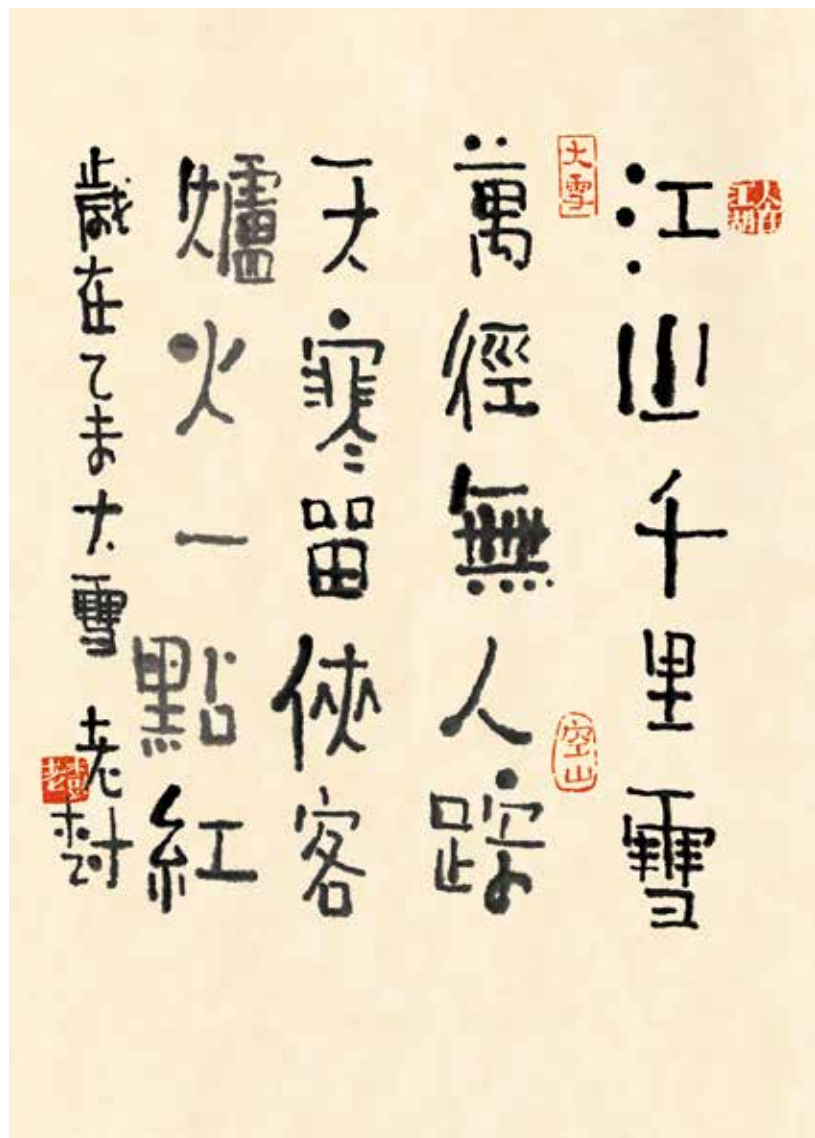
老友久不見
相邀話當年
小雪臨靜夜
大風滿空山

小雪
LIGHT SNOW









江山千里雪

万径无人踪

天寒留侠客

炉火一点红

大雪 HEAVY S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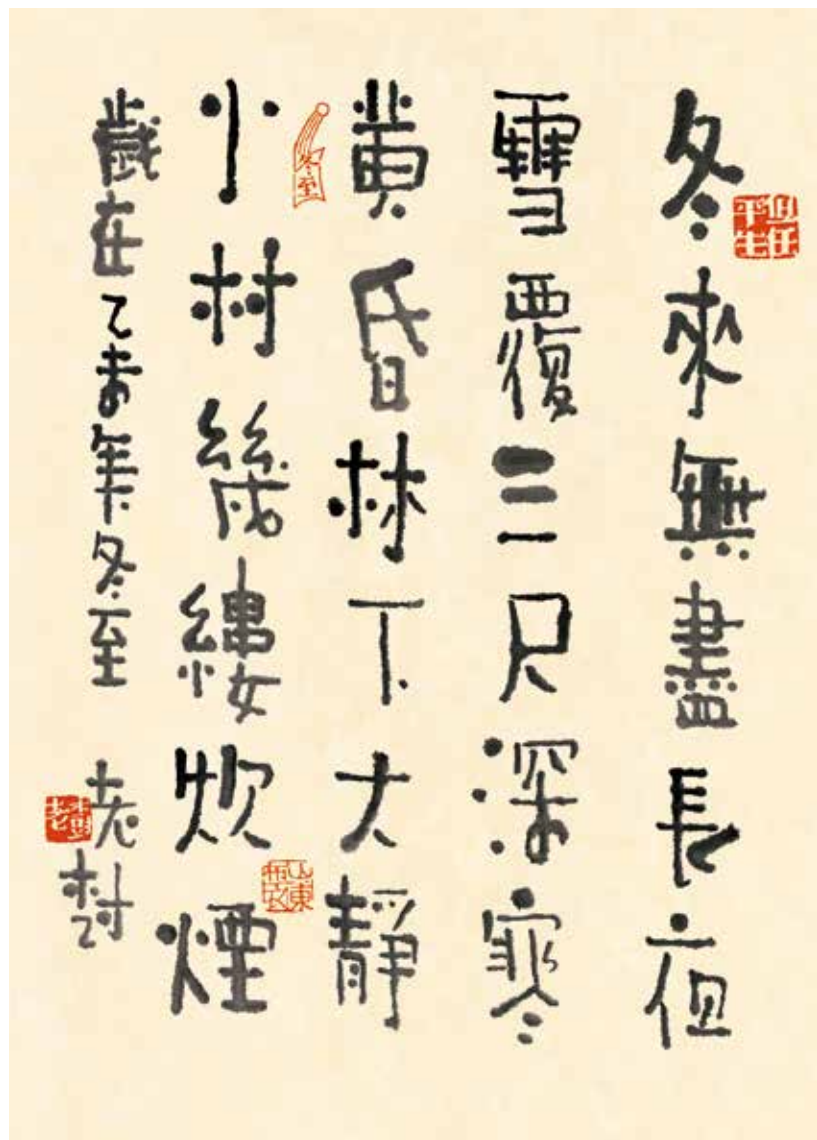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冬來無盡長夜

雪覆三尺深寒

黃昏林下大靜

小村幾縷炊煙

冬至

WINTER SOLS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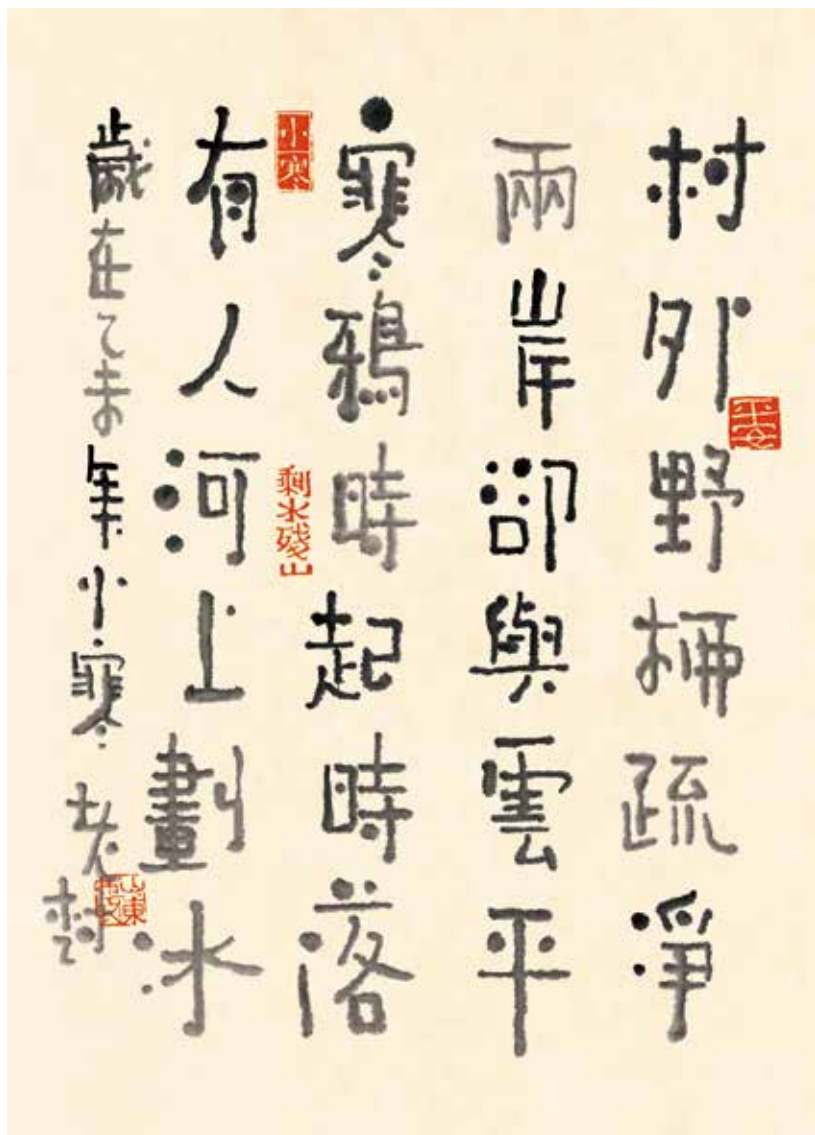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村外野柳疏净

两岸却与云平

寒鸦时起时落

有人河上划冰

小寒 SLIGHT C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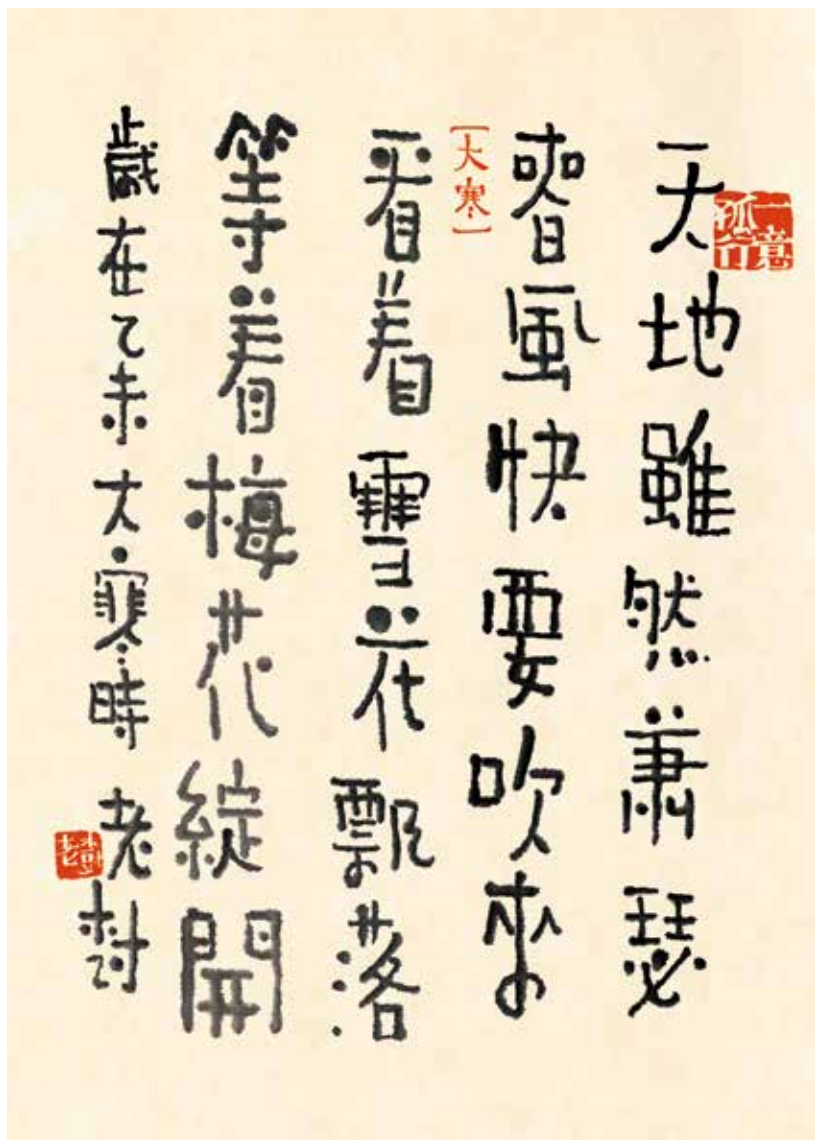






廿四
节
气

THE 24 SOLAR TERMS



天地雖然蕭瑟

春风快要吹来

看着雪花静落

等着梅花绽开

大寒

GREAT COLD

